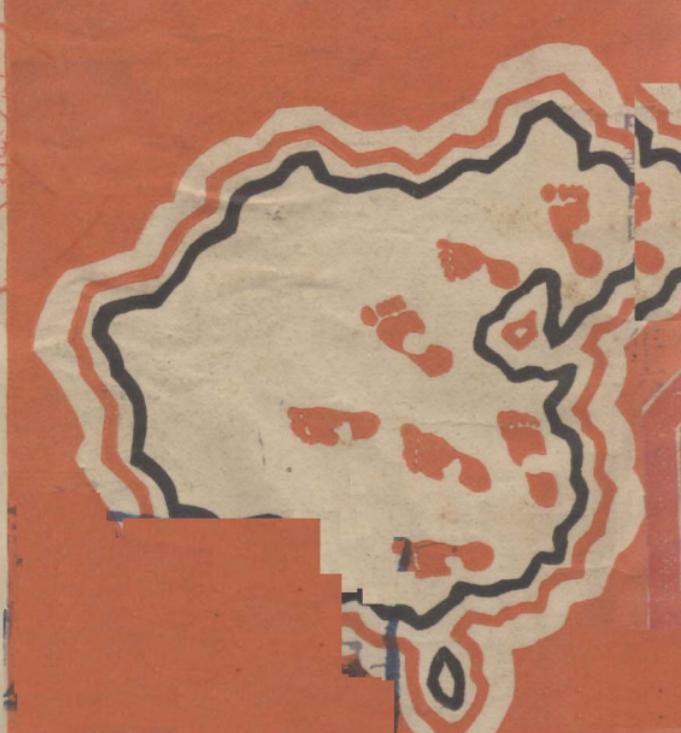


書龍識知民國

憶痛山河

國民出版社印行



輯二第書叢識知民國

憶痛山河

角三幣國價實冊每

有所權版

發編行者 國民出版社
金華響鼓井

印刷者 浙江印刷廠
麗水中正街

總發行所 金華響鼓井

國民出版社

經售處 各地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河山痛憶

目錄

前言

- 一 憶盧溝橋 許地山 (一)
- 二 今日之北平 韓詭厚 (四)
- 三 又想到古城 青合 (八)
- 四 豁蒙樓上話南京 鄧啓東 (十一)
- 五 寄懷上海 屠仰慈 (一七)
- 六 我要回上海去 葉迦予 (二一)
- 七 吳淞 蒙源 (二九)
- 八 號稱小上海的無錫 尼郎音 (二九)
- 九 春風雨憶杭州 仲平石 (三一)
- 十 憶蘭昌 許賓儒 (三五)
- 十一 黃花節前夕 嘉華 (三八)

這小孩子剛剛只會爬，要發聲舌頭舌齒還言，以至我這回就留印在胸中，昔不刻記到紙上。由來諺語題

井直一游土憶盧溝橋

山高立印事滅，豈止對金人恨。冠廄南歸文無許地。

憑欄更不論。

自己記得離北平以前，最後到盧溝橋，是在三十二年的春天。我與同事劉兆蕙先生在一僻清早由廣安門
順着大道步行，經過大井村，已是十點多鐘。參拜了義井庵底平手觀音，就在大悲閣外少憩。那菩薩像
有三丈多高，是金銅鑄成的，體相還好，不過屋宇傾頽，香火零落，也許是因為求願底人們發生了求財
賠本求子喪妻底事情罷。這次的出遊本是爲訪求另一尊銅佛而來底。我聽見從宛平城來底人告訴我，那
城附近有所古廟場了，其中許多金銅佛像年代都是很古的。爲智識上的興趣，不得不去探訪一下。大
井村的手觀音是有著錄底，所以也順便去看看。

出大井村，在官道上，巍然立着一座牌坊，是乾隆四十年建的。坊東面額書：「經環同軌」；西面

是：「蕩平歸極」。建坊的原意不得而知，將來能够用來做凱旋門，那就最合宜不過了。

春天底燕郊，若沒有大風，就很可以使人流連。樹幹上或土牆邊蟬半在畫着銀色底涎路。它們慢慢
移動，像不知道它們底小介殼以外還有什麼宇宙似地。柳塘邊底鵝披着淡黃色的綿毛，映着嫩綠的新
葉；游泳時，微波隨蹤翻起，泛成一彎一彎動着底曲紋，這都是生趣底示現。走乏了，且在路邊底草園
少坐一回。劉先生站在一座很美麗的窣堵坡上，要我給他拍照。在榆樹蔭覆之下，我們沒感到路上太陽
底酷烈。寂靜的墓園裏，雖沒有什麼名花，野卉倒也長得頂得意地。忙碌的蜜蜂，兩隻小腿踏着些少花
粉，還在採集着。蝴蝶爲爭一條爛殘的蚱蜢腿，在枯藤底根上爭持着。落網底小蝶力一伸翅膀已失掉效
用，還在掙扎着。這也是生趣的示現，不過意味有點不同罷了。

閒談着，已見日麗中天，前面宛平城也在視域之內了。宛平城在盧溝橋北，建於明崇禎十年，名叫「拱北城」，周圍不及二里，只有兩個城門，北門是順治門，南門是永昌門。清改拱北為拱極，永昌門為威嚴門。南門外便是盧溝橋。拱北城本來不是縣城，前幾年因為北平改市，縣衙才移到那裏去，所以規模極其簡陋。從前它是個衛城，有武官常駐鎮守着，一直到現在，還是一個很重要的軍事地點。我們隨着駱駝隊進了順治門，在前不遠，便見了永昌門。大街一條，兩邊多是荒地。我們到預定的地點去採訪，果見一個龐大的銅佛頭和些銅像殘體橫陳在縣立學校底地上。拱北城內原有觀音庵與興隆寺，興隆寺內還有許多已無可考底廣慈寺的遺物，那些銅像究竟是屬於那寺的也無從知道。我們摩挲了一回，才到盧溝橋頭底二家飯店午膳。

自從宛平縣移到拱北城，盧溝橋便成為縣城的繁要街市。橋北的商店民居很多，還保存着從前中國數省入京孔道底規模。橋上的碑亭雖然朽壞，還矗立着。自從歷年的內戰，盧溝橋更成為兵馬往來的要衝。加上長辛店戰役底印象，使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近代戰爭底大概情形，連小孩子也知道飛機、大炮大機關槍，都是做什麼用底。到處牆上雖然有標語貼着底痕迹，而在色與量上可不能與賣藥底廣告相比。推開窗戶，看看永定河的濁水穿過磚林，向東南流去。想起陳高底詩：「盧溝橋西車馬多，山頭白日照清波。氈盧亦有江南婦，愁聽金人出塞歌」。清波不見，渾水成潮，是記述與事實底相差，抑昔日與今時的不同，就不得而知了。但想像當日橋下雅集亭底風景以及金人所據江南婦女，經過此地底情形，感慨便不能不觸發了。

從盧溝橋上經過底可悲可恨可歌可泣的事迹，豈止被金人所掠底江南婦女那一件？可惜橋檻上蹲着底石獅子個個只會張牙裂齒結舌無言，以致許多可以稍留印迹底史實，若不隨蹤塵飛散，也教輪輻壓碎

了。我又想着天下最有功德的是橋梁。它把天然的阻隔連絡起來，它從這岸渡引人們到那岸。在橋上走過底是好是歹，於它本來無關，何況在上面走的不過是長途中底一小段，它那能知道何者是可悲可恨可泣呢？它不必記歷史，反而是歷史記着它。廬溝橋本名廣利橋，是金大定二十七年始建，至明昌三年（公元一一八九至一二九二）修成底。它擁有世界的聲名是因為曾入馬哥博羅底記述。馬哥博羅的記作：「普利桑乾」，而歐洲人都稱它做「馬哥博羅橋」，倒失掉記者讚嘆桑乾河上這道大橋底原意了。中國人是擅於修造石橋底，在建築上只有橋與塔可以保留得較為長久。中國的大石橋，每能使人嘆為鬼斧神工。廬溝橋底偉大與那有名的泉州洛陽橋和漳州虎渡橋有點不同。論工程，它沒有這兩道橋的宏偉，然而在史迹上，它是多次繫着民族的安危。縱使你把橋拆掉，廬溝橋的神影是永不會被中國人忘記底。這個在七七事件發生以後，更使人覺得是如此。當時我祇想着日軍許會從古北口入北平，由北平越過這道名橋侵入中原，決想不到火頭就會在我那時所站的地方發出來。

在飯店裏，隨便吃些燒餅就出來，在橋上張望。鐵路橋在遠處平行地架着。駄煤底駱駝隊隨着鈴鐺底音節，整齊地在橋上邁步。小商人與農民在雕欄下作交易上很有禮貌的計較。婦女們在橋下浣衣，樂融融地交談。人們雖不理會國勢的嚴重，可是從軍隊裏宣傳員口裏也知道強敵已在門口。我們本不為做間諜去的，因為在橋上向路人多問了些話，便叫警官注意起來。我們也自好笑。我是為當事官吏底注意而高興，覺得他們時刻在提防着，警備着。過了橋，便望見潭柘山，蒼翠的山色，指示着日斜多了幾度。在礫原上流連片時，暫覺晚風拂衣，若不回轉，就得住店了。「廬溝曉月」是有名的。為領略這美景，入到店裏住一宿，本來也值得，不過我對於曉風殘月一類的景物素來不大喜愛。我愛月在黑夜裏所顯的光明。曉月只有垂死的光，想來是很悽涼的。還是回家吧。

我們不從原路去，就在拱北城外分道。劉先生沿着舊河床，向北回海甸去。我檢了幾塊石頭，向着八里莊那條路走。進到阜成門，望見北海的白塔已經成爲一個剪影貼在灑銀底暗藍紙上。（大風第四十一期）頃土滿頭，曹嫂她剛睡醒，迷不回神，掉身去了。『她難日一最宜名酒。為她御景美景而高興，覺得出門朝暮皆是歡樂，著醉意。』丁謙，盼望京山，蒼翠的山峰，許示着日陰逐之變更間錯失。今日之北平，更添，更加著有生意起來。外門出白發矣。外長韓詵厚，如意，福氣與榮耀。人門與不齊會與楚相競重，何長鋒車劍其宣科員口裏，說斷絕歸心，外門口。外門本不為妙，有著北平早先是京畿重地，後來是文化都城，我曾與它發生過半幾年密切的關係，一向被我視為第一故鄉。我喜愛，我留戀這座古城，出來，外門土延望，她卻在那裏。她對五音調平，此樂章。她對這種知識論合辭到底離開了北平。記得前一個月臨走的頭天夜裏，還被朋友拉到長安戲院去看譚富英金少山的全部『捉放曹』。眼看著戲，心想着事，想著父母，更想著幼妹，她在那天下午曾由燕京跑來看我，但因我向外拜別親友，未得晤臨別的二面，她哭了。你及時努力吧，多讀一天是一天，不知何日你們學校上我的母校事，也與它的隣居小油清華事，享同一的命運，真不同。論工野，守護育養兩重都由太尉。然人最這座古城最近四年來的確是外強中乾的熱鬧了，買賣增加不許多，特別是日本商店，沒有一條街沒有日本商店的，尤其是哈德門大街直到燈市口，西單及王府井大街，日本商林立，來來往往竟是木屐小兒，走到這裏好像到了日本東京的銀座。八埠（平市妓區有八條胡同）的妓院增多了好多家，大森也重建舊業，這裏是專接外賓（日本人），中國人是不得問津的。大街上日本妓館也很多，土藥店更多，什麼『參整售賣』，『明燈供客』的牌子，在僻街小巷都見得着。雖然沒有正式統計過，但至少在五千家以上。煙民是要領照的，每人每月一元。戲院的生意也很好，光顧的多是一朝新貴，及與新貴有關係的人。各院

售票處都釘着一塊木牌，正書「日本軍人半額」或「優待皇軍，半額收費」。但是日本軍人光臨的却不多。電影院除外，設立者外，幾家大的如光陸、國泰、飛仙都被日本人沒收，由日本人經營，專映日本片子，聽說很少有中國人涉足。此外彈子社買賣也興隆，光臨的多是日本人，特別是星期六及星期日，由早到午夜，看不見有一個說中國話的人。

大學大的報有新民報（前世界日報被日本人沒收），晨報，北平益世報；小報很多，但除實報外，只刊載遊藝小說等，是不談政治戰事的。這也是日本人統制新聞的一種政策。新民報是偽政府的機關報，各商店必須訂閱，否則視為違法。社長是日本人武田熙，他是有名的軍國通，確是很能幹的。晨報是宋介主持，宋在平市活動甚力，攀緣于潘毓桂之門，屢遭碰壁，迄未灰心，到底有志者事竟成，聽說在偽教育部，新民會都有事，身兼數職，非能者何克如此？益世報在平市力量甚小，訂戶也少，不能引起多人注意。實報的董事長是潘五兒（平市皆呼潘毓桂為潘五兒），由遺憾董事長就可以聯想到這個報，是如何的認賊作父，荒謬絕倫。前實報社長管翼賢又重返北平了，因緣時會，奔走於士大夫之間，很得日本人垂青。前者曾聽劉鈞幹先生（前天津益世報經理）說，在街上會遇見管氏及其夫人（前平市交際界很負盛名的邵挹芬女士），他夫妻竟僞作未見，抱頭鼠竄而過，漢奸究是有愧，心中由他自己說不出來的悲哀。由人統制報紙的政策分二步：第一步是統制新聞，言論倒可以談些不關痛癢的時事或風化雪月；第二步則新聞與言論兼顧，言論也要盛道皇軍之光榮，諷諭黨府（按日本在平津檢查新聞條例，稱中央必須冠以黨字）之腐弱。各報的新聞言論，事前皆由日本人授意，如平津失陷時之誇張撻伐，中間之鼓舞和平，最近之反英運動，各報言論間雖有出入，態度則是一致的。

美國學界是太可憐了，大學只有燕京輔仁及半奴化的北大師大（偽政府立）。燕京二來是

美國人的產業，在現在日本人是不敢開罪美國的；二來是學校當局應付得法，日人無從藉口。在這雙重條件下燕京不得不聘日籍教授，不收日籍學生，而敷衍進行，保持北方學界一點光輝。輔仁已在壓迫下聘請了日籍教授，招收了日本學生，當局雖未蒙很大的影響，但在課外行動上，及課室講授上已受了相當的限制。中國既無教會護庇，校長先生的態度又欠明朗，所以學校間的烏煙瘴氣。該校日本學生較多，他們是不受學校任何規則拘束的，成爲太上學生。中國教員既不敢大膽約束日本學生，當然也不好意思嚴加督責中國學生，書是不必念的，考試時也勿庸臨陣磨槍，由日生領導翻書繳卷，先生學生來個彼此心照不宣。最奇的是日本學生爲中國學生介紹日本女店員作朋友，有的學生固然是得遙遠來且逍遙，但是十分之九是不敢不接受，受寵若驚的虛與委蛇。僞「北京大學」及「師範大學」佔昔日北大師大舊址，中日教員各佔半數，很有幾個中國名教授，如周×人錢×孫俞×伯玉×等等，他們的居心如何，未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但效忠日人却是千真萬眞的事實。學生的人數還不算多，大多數是昔日大學不第的學生，及盲目混資格的學生，程度十分不齊，有的只在初中過一年。據說去年暑假該二校招生時，學校當局除招貼廣告大事宜傳外，並遴選得力人員分赴各公寓聘請學生以招廣徠。這倒是近年來北平學界前無古人的絕招。中學以日文爲必需科，把每週五小時的英文改成二小時英文，三小時日文。如匯文貝滿這些學校，不敢明目張胆的增加英文時間，只可巧立名目，藉加添經濟心理等課程之名，作補習英文之實。國文常識等課本大加刪改，並增加許多親日反共辱黨的語言，什麼中日「滿」合作，親隣睦日，國民黨之辱國害民，鬼話聯篇。大約初中學生的思想要受一部分的影響，小學生清白的腦筋中充滿了這些觀念，倒是一件危險的事。中小學生並且還要常作親日反共的文章，由僞社會局擬題，發給各校照作，如「我對於日本的感想」，「爲什麼要趕走國民黨」等。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一些責任，就是參加各種遊行。

大會，什麼慶祝南京、徐州、武漢陷落大會，新年同樂會及今春之「建設東亞新秩序」，於提倡「建立東亞新秩序」時，全體中小學生放假一週，由各級學生輪流遊行掃街，這羣孩子於春天北方大風的時候，在街上遊七天，掃七天地，也真够受的，心中的委曲，姑且不論。記得去年在慶祝徐州陷落時，會有溫泉，輔仁附中及中法附中學生拒絕參加遊行，社會局勒令封閉該校，按理輔仁附中主持人與日有同行關係（分在歐亞作侵略的生意），是不會被封的，但當日本顧問去訪問該校當局為何不參加遊行時，「學生們不願意參加」，該校某德籍神父答：「慶祝是中國人民的公意」，該日人笑着說。

「那裏是公意，也許是日人的公意，失地就夠他們難過的了，那能還強迫他們去慶祝。我們德國在歐戰時也打過勝仗，佔領比利時各地時，只有我們德人自己狂歡慶祝，從來沒有逼迫過比國人自己慶祝自己領土的失陷」。神父很嚴肅的說。該日人無言可對，竟惱羞成怒，轉飭偽社會局封閉輔仁附中。並且各校學生還輪流到電台上唱新民歌，卿雲歌（偽政府重改為國歌），陸隣歌，黃族歌等什麼慶祝國家太平，對滿放逐等，一般名票名伶也都被牽到電台上歌唱，我的叔叔夏山樓主也會在日人強迫下，在電台上唱了一齣洪羊洞，他歌喉顫動，嗓音低哀，愈顯得那戲的可悲。

十一日西郊敷上了輕便鐵路，南苑擴大飛機場，清華作了傷兵醫院及軍人俱樂部，弄了好些個妓女；城內北大改為憲兵司令部，課室審判人，操場作爲刑場，沒想到這兩個北方學府，現在成了罪惡的淵藪。馬路上是時常戒嚴的，即使日本一個大佐出來，也會軍警出動，臨時斷絕交通的，其實倒不是日本人真正要擺架子，他是怕中國愛國之士賞他一炸彈。這個一方面證明了日本人的胆怯，一方面也可見北平的市民是如何要伺機反抗的。城門可真稱得起「門雖設而常關」，有時只開半扇，由此我們可以想到平市四郊

的便衣隊是何等活躍的。她門口真辦得「門鎖起來當關」，音韻只聞半點，由此她門口以憇北平市四肢要舞此外北平可歌可泣的事還有許多，民心也不會死，永遠不會死。他們希望青天白日旗在城門上飄揚起來，殷切的希望着。他們愛護政府，正如同其他各城的中國人一樣。他們在家中會隱藏過便衣隊，他們在新年會貼過反日標語。他們要作，他們要努力的作，直至收復失地為止。（掃蕩報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該處土匪頻頻襲擾，南苑被大眾擗破，南苑廿四日又軍入其境，至廿五日被敵攻占，內

土匪丁一輪率軍隊，並燒知曉，製造公哀，愈顯慘烈。

平、撫、綏、三省又相想到古城

北平既告急，北平處處夏山野主，社會亦日甚一日。

且各郊區半壁蕭索，土匪盜賊、輜賈、輜糧、黃冠黑服，什幾圓滿，國家太自曰：「南方嗎？我是有些登不來的。」。有日我與良寧在一個土堆子上談到北平，良寧說：「抗戰後立我無論如何要往北平跑一趟」。合此判，只管她們兩人自己互罵，她國人自己廁歸。

我低下頭，感情裏被織上一重薄薄的憂愁，在黃昏的風溜過身子，在輕盈的遐想裏，暮靄漸漸地加濃，天是黑得更厲害了。且由公意，姑日人共譖。

我不對着這靜穆的古城，不曉得是什麼緣故，我始終在懷念着她，從離開北平起一直到現在已經整整八年沒有看到她矗立在晚陽中的豐姿了。她門口，每當日落時分，我常常流連忘返，不覺感歎百種，「學生泉」在以往的日子，爲了要使她的影子不在我的腦中模糊，我在燈光下寫了七八篇「故鄉殘憶」；提到了北海的石欄和汨汨的水波；提到了那古典風的琉璃廠；提到了漫天風沙的米市胡同；提到了中南海紅牆，更添悲涼；全體中小學全被她一眼，由谷妹舉主帥而退下幕前，最是好笑。春天非大風雨，秋雨，大會堂每次關於北平的文章在報紙和雜誌上刊載出來的時候，友人若雨總是含笑着說：「北平」「她立東

「青合，你變成一個北平熟了！」

我是沒有笑，想着那些恬靜的古城的日子，我是只有幸福的笑着的。記憶中有一次在米市胡同的黃昏，看到牧者牽着驛鷹的羣衆踏着胡塵走出宣武門外的時候，隨着又踱來了粗壯的駱駝。在溟溟的暮色裏，清脆的但是憂鬱的駝鈴散布開來，鈴聲飄在五線譜似的電線上，落下來，又掛到牆內的樹梢上，這樣，我不禁感覺到更大的喜悅了。

雨不後，在神安巷五號的舊宅裏，我寫了這麼幾句詩：

狂辭羣帶着胡塵歸去，平娃已立一隅，前面蕭索，行人如食楚，掌墨裏。

耽給飄過你的身邊，你《寫一些北平的詩筆》。

時端界要你還能記憶那才人傑非傭：

溟溟的暮色，四市圍山，怕重難裏，却又真有一盞懶氣，北平的詩文，空空一團回土。張朝官，清國，你是不會流淚的，這對文史，軍事，英異此是曉春園人，怕難道。

曾經在申報自編談上看到一個署名「黑婆」的文寫了一篇「北平的渴慕者」，那時我是憂慮地讀着。在那篇文章裏寫着一個女孩怎樣對於古城的渴慕，後來竟到了北平，而直接間接地，那女孩子的對於古城的懷念竟悄然地傳染了她的十個青年的友人，這就是北平的渴慕者：古跡，美術，音樂，文學，都是北平寂寞的故事啊！

我幾乎要流津淚來，我的每一根纖細的神經末稍都開始顫抖了。由西交道，到育才，到北平，自己怕我是這麼一進就愛好了北平的。北平書刊，北平的十八歲。

五山十九峰的夏天，表弟孝彪從遼遠的北國寄來了那張盛夏的北海照；在那張畫片裏，白塔巍巍地踞

在山上，像是一個偉麗的中古騎士，而北海的碧波却靜靜地喘息着……我立刻裹上了一重說不出的古怪的情緒，害得我將登在扶輪日報上的舊作「北海」翻了七八遍。

以後，接到許多友人的來信，知道古城裏是更紊亂了，沒有了以往的安謐，沒有了以往的靜穆，自從鬼子佔據了我們的那塊聖潔的大地後，北平是在極端的惡勢力下，吁喘壓迫的悲哀。
從零零碎碎的報紙的通訊上，我也知道古城變作了危城，但我總是堅決地自信着：古城雖有了獸兵的足跡，但同胞的對於祖國的熱愛，對於古城的熱愛是不會減低一分的。對間諜、派文奸子怕謠惑古就是發生戰事的那一年的初秋，我剛從營房裏出來，正預備束裝北上，看一看六年未見的古城的時候，七七的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便英勇敢地呈現在國人的眼前了。

在皖南的一個四市圍山的重鎮裏，我又寫了一篇關於北平的散文，登在一個旬刊上。那時有許多剛相識而其實還很陌生的友人對我說：

「寫得不錯，我希望你多寫一些北平的故事」。

我的心很沉悶，其時北平却已在一個月前淪陷在敵人的貪婪的掌握裏了。

而今在飄着向晚的輕風的古老的山村裏，我又想起那迢遙的古城來哪，在紙上，我寫下了：

我們的聖地——

寒 在遼遠的北方的平原上，寒 在遼遠的北方的平原上，寒下來，又寒降，內焰蕭索，寒 在遼遠的北方的平原上，在風沙的灰色的古城裏。日子像一條緩緩的蝸牛，日子像一條緩緩的蝸牛，日子像一隻黃

書合……

百十願從無數的奮爭中，勝出南京，飲諱南京之冷。當升與豐平開爲英烈，壯士，忠爲天稟，氣魄雄齊，重新獲得我們美麗的大地，以我們的崇高的熱血……：

古城終究是要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來的，北平的渴慕者，終有一天要結着伴奔向漠漠的北方，去撫慰曾經創傷的老友！（東南日報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四 豁蒙樓上話南京

鄧 啓 東

這是四年以前的事情了，一個初夏的上午，天氣是異常的晴和，中華自然科學社假首都雞鳴寺的豁蒙樓，歡迎新來南京觀光的遠東考察團，承主席的囑託，要我出席講演一點關於南京的典實，於是我就在一羣陌生客的面前，指手畫腳地，開始我那談話式的講演了：

「各位先生初到南京，一切都是很生疏，主席要我講演南京的典實，來供各位的參考，這在我們居留南京較久，尤其是掛名專習地理的人，當然是義不容辭的事。可是南京不但是我們最偉大的都市，而且是世界上最偉大都市之一，歷史悠久，內容繁複，真有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現在爲清

醒眉目，節省時間起見，僅將南京幾個顯著的特色提出，逐一的向各位略加說明而已。

到現在將近十年了。首都在一國的地位，猶如人體上的首腦，爲全國總發動機所在，全國各部份都受其支配。而南京所以適於建都的原因，主要的由於交通位置的重要。打開中國全圖一看，可知南京正位於長江東流導近河口的南岸，利用長江本支流便利的水運，最容易與沿江各省取聯絡，且當南北洋的中心，無論水路或陸路（鐵道與汽車道）都很容易與華北及華南取聯絡，實爲控制全國各部最適當的所在。就對外關係言，南京居於控制太平洋最適當的地位，祇要我們國勢強盛，天河伸足到太平洋上與列強分庭抗禮，而且近代外力入侵我國的方向，已由西北改向東南，南京又適與外力入侵我國的方向針鋒相對，並位於第二道防線以內，更足以顯露出立國的積極精神，適合建都的一般原則。

『南京第二個特色是形勢的雄偉。諸葛亮初到南京，審察地勢，就有鍾山龍蟠，石頭虎踞的說法，所以自來稱南京爲龍蟠虎踞之地，軍事上至關重要。總理也會說過：其位置乃在一完美的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鍾毓一處，在世界大都市誠難覓此佳境也。也足以表示南京形勢的雄偉。大概南京的地勢是周圍衆山環抱，中間原野平鋪，我們試登南京雨花台縱目一望，地池如在釜底，但城內也不乏小山出露其間。城內著名的山有獅子山，富貴山，欽天山，鷄籠山，清涼山，五台山等，附近郊著名的山有雨花台，鍾山，幕府山，棲霞山，牛首山等；所謂「白下有山皆繞郭」，「城中面面皆青山」，久已見諸古詩人的吟詠了。而秦淮河，玄武湖左右映帶，於形勢雄偉外，更顯得風景的美麗；西北面長江有如玉帶橫圍，益增莊嚴燦爛之象。

『南京第三個特色是歷史的悠久。南京古稱金陵，三國孫吳建都於此，稱爲建業，其後東晉、宋、齊、梁、陳、南唐都在這裏建過都，稱爲建康；明初又爲洪武帝的國都，稱爲應天府；各代建都共計三百七十六年。到永樂帝遷都北京，始有南京之名。清代咸豐年間爲洪楊佔領十餘年，號爲天京；民初爲

臨時政府所在，總理就在這裏就臨時大總統職；民國十六年春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國民政府奠都於此。所以南京要算我國歷史上的名都之一。

「南京的城牆爲明洪武帝所修築，於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興工，歷時五年，至洪武六年（一三七年）完成，比現存的長城及北平城的修築還早，原來現有的長城乃爲明永樂帝所造，於永樂十年（一四一二年）興工，先後經一七〇年始告成，至於秦始皇所修的萬里長城乃遠在陰山，全用泥土，除了少數地方隱約可見遺跡外，大部分地方已屬渺焉不可復跡了。北平城也爲永樂帝所造，二者都不及南京的古老。」

「南京雖然是歷代帝王之都，歷史悠久，但自明洪武以來，即使臨時建都，却都是代表新興的勢力，所以很有一種新興的氣象，非如舊都北平腐惡的勢力，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有如普通形容的『天無時不雨，地無處不孽，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爲』的一般。總理所以主張遷都南京，並指定爲我國永久的都城，一方面固由於南京位置的適當，形勢的雄偉，一方面也想逃出北平的腐惡氛圍，一新中外人士的耳目。」

「南京第四個特色是城池的廣大。南京城牆號稱九十六里，實際上周圍僅有六〇·六二里，然在世界上已屬無有其匹了。世界著名的大城如北平爲五九·一三里，法國的巴黎爲五九·五里，都不及南京的廣大。城內面積四十方公里，爲歐洲摩納哥國的兩倍。自國府奠都改南京爲特別市後，周圍增長一倍，面積擴大到四七八方公里。城內除屋宇外，很多耕地及荒地，糧食生產不在少數。據曾文正說，太平天國敗亡後，城內餘糧足供數月之需。環城舊關十三門，清時因城北荒涼，乃關三門，鴉片戰爭又關一門，宣統元年造甯省鐵道，由金川門入城，是爲拆城之始，宣統二年南洋勸業會在玄武湖舉行，增闢

豐潤門即玄武門，民初又闢挹江門，現計十一門。

「東晉王導於城外幕府山召集幕府，执行政務，並築台城，到現在已空存其名，城池蕩然無存；舊址就在鶴鳴寺附近，由這裏可以望到，史稱梁武帝餓死台城，即此。南唐城池較大，築於九一四年，現在也已不存，僅有由今漢西門到中華門（即聚寶門）一段，猶為現城所沿用，現在的城牆非由明洪武帝獨力修築，乃與當時浙江南潯巨富沈萬三合造，洪武造西北邊，萬三造東南邊，萬三挾其雄厚的經濟力量，承造的一半竟先洪武部分而完成，於是洪武大怒，以為冒犯王上的尊嚴，欲殺之洩憤，好在馬后明理，以「民富侔國，於國法何與」力諫，然後得免，將萬三充軍到雲南。洪武修造南京城，真是煞費苦心，親自監工，一律用糯米稀飯和石灰代替三合泥，有不用的，格殺勿論；磚石十分寬厚，牆高嘗達六七丈，牆脚寬三丈，街道均行砌石，石係六朝碑版，僅去其文字而已，此事於臧晉冬的元曲選中曾言及；復於西善橋興陶業，造琉璃瓦，為屋蓋之用；其後永樂帝更利用此等琉璃瓦在南門外造了一座九級八面高達二四六尺的報恩塔，以報父恩，塔上懸燈二十八盞，澈夜不息，鈴聲聞於遠近，要算當時一大奇觀；可惜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為太平軍所毀，現存長干里的報恩塔不及當初遠甚。又明洪武為造成堂皇美麗的都城起見，有謂盡逐南京土著於雲南，另移江南殷實以實京，由此可以揣知隨沈萬三充軍到雲南去的當有大批人，據稱雲南許多地方的居民迄猶操南京口音。

「南京第五個特色是變故的頻繁。修築以前的變故，已屬多至不可究詰。僅就修築以後來講，所經的變故也就大有可觀，南京真算是一位世故老人了。就幾次重要的變故說：明永樂篡位兵由龍潭登陸，由金山門入城，是謂靖難之役；明亡國的次年（一六四五五年）福王即位南京，清豫親王多鐸領兵由龍潭登陸，由正陽門入城，福王逃亡，是謂鼎革之役；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英兵由龍潭登陸，與我國